



回家的路

第一次出去，心情很複雜，因為明天要出國，所有都辦好了，辦那些手續很繁瑣，從小照顧他長大的祖母突然死了，祖母下午走，他晚上就要趕到台北去，隔天一早就要坐飛機，吳太太說起吳恭助的第一次「出塞」，離別前，揚起的塵土讓他濕了眼睛。

高個子、挺直的背脊骨，方正強健的下巴，怎麼看，戴眼鏡的吳恭助都是個斯文的「漢子」，聽太太說起自己失去摯愛的祖母、哭著離家，吳恭助突然起身，去拿口香糖，嚼了起來：「那時候心情很苦啦！」

間最長的農技專家？但是可以篤定的是，席慕容寫的歌：「請為我唱一首出塞曲，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……」當結尾唱到「英雄騎馬壯，騎馬榮歸故鄉」時，一個月前才結束外派，坐在南勢角樸實的客廳裡，接受採訪的吳恭助及吳太太，兩人一定比誰，都更能體會，歌詞中的呼喚、悲涼、渴望，還有那一唱再唱的「出塞曲」。

「第一次出去，心情很複雜，因為明天要出國，所有都辦好了，辦那些手續很繁瑣，從小照顧他長大的祖母突然死了，祖母下午走，他晚上就要趕到台北去，隔天一早就要坐飛機，」吳太太說起吳恭助的第一次「出塞」，離別前，揚起的塵土讓他濕了眼睛，「他要離開家的時候，是一路哭著走的。」

高個子、挺直的背脊骨，方正強健的下巴，怎麼看，戴眼鏡的吳恭助都是個斯文的「漢子」，聽太太說起自己失去摯愛的祖母、哭著離家，吳恭助突然起身，去拿口香糖，嚼了起來：「那時候心情很苦啦！」

再追問下去，還是淡淡的說，「心情不會好啦！家裡一個老阿嬤，已經躺下去了，心情怎麼會好？只有跟人家走啊！」

這一走，就是2年半，去非洲南部的一個小國「波札那」。波札那？聽說過嗎？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那個地方，離過世的阿嬤，一定很遠、很遠。

兒子陌生的爸爸

用 Google 查找，維基百科告訴你：波札那是非洲南部一塊乾燥的台地，人口100多萬，有三角洲、沙漠、草原和野生動物，還

回家的路，到底有多遠？

吳恭助的家，離南勢角捷運站不遠，十多分鐘的路，走過幾條街，沿路經過郵局、市場、嬰兒用品店……，有人排隊買今晚開獎的彩券，一棟正在灌漿的大樓工地，建築工人往馬路上潑著水，不讓塵土飛揚……。

但是塵土，還是高高地揚起。

對吳恭助來說，回家的路，是記憶裡的塵埃落定，瞬間，就是遙遠的38年。

不知道，他算不算是「技術援外50年」，國合會派駐海外時



凡事起頭難，派往索羅門，當地主管農業的英國人，對台灣技術團很不友善，在宿舍周圍種出成果，才取得示範農場用地，獲得肯定。



駐波札納農耕隊人員向輔導員講解蔬菜加工方法。

有2008年，36%成年人感染HIV，居世界第一高，平均每3小時就有一人死於愛滋病。

幸好，那是1970年代，吳恭助參加的是「國合會」的前身「中非會」中的「農耕隊」（是「農技團」的前身），他被派往波札納時，這個世界還沒有人聽說過愛

滋病。同樣的，那是一封家書，來回最快要兩個禮拜，最長要半年的「古早」。「信還會跑到大陸去，再跑回來咧，」想家的吳恭助、想念丈夫的吳太太，還有從家書裡抖落出來的一張照片，懵懵懂懂「認識」父親的大兒子，都是在那個沒有電話、沒有網路，動不動就「音信全無」的離別中，彼此等待著。

「他出去的時候，孩子6個月大，他回來的時候，已經3歲了，從來沒見過，也沒有聽過聲音，什麼都沒有啊。他去快兩年半才回來，他回來第一天，孩子不認識他，雖然我們平時都有拿爸爸的照片給他看，但突然他跟我睡一個房間，孩子不能接受，說怎麼能讓他睡在媽媽的床上，一直要把他趕走。」吳太太說起來又可惱、又可笑，不知道該拿孩子怎麼辦？硬下巴的漢子也無計可施，「兒子會拿晒衣架要揍我，要把我趕出去。」

風很大、雨很大、爸爸捕魚去，為什麼還不回來？

怎麼跟一個3歲的孩子，解釋說，不在家的爸爸，去了哪兒？告訴他：爸爸沒有去捕魚，爸爸是被派去很遠很遠的地方，因為要教那邊的人，教他們吃魚，要先學會捕魚，吃菜，要先學會種菜。

「不能輸給外國人！」

從波札納、賴索托、索羅門、史瓦濟蘭、印尼、斐濟，到吉里巴斯，走過7個國家，此後的38年，吳恭助每一次的離家，都是穿著「農業技術援外」的制服，把一身武藝，傳授給在地人。

「以我來講，是一種榮譽，我們一定不能輸人家，」每到一個地方，德國人、英國人、澳洲人，也都在那裡搞農業，也搞了30幾年，就是沒有辦法做起來。吳恭助去了第2年，就給它做起來。在吉里巴斯，他做「家庭菜園計畫」（Home Garden），教完全不懂得吃蔬菜的吉里巴斯人，從無到有。

不會種菜，吳恭助教他種菜，種菜種完以後，還教他怎麼去吃，吃不完的菜，還教他怎麼去賣。全套做出來，連生意經也教給當地人，告訴他們不能光是會種菜，種菜吃不完就去賣，有了一



吳恭助在吉里巴斯解說農場如何種植莧菜。



斐濟的推廣戶正在整理農作物。

點小本錢，種菜以外的時間，還可以去弄一些手工藝、做衣服。

「Home Garden」不只是家門前的一畦菜，還是讓當地人吸收蔬菜纖維質營養、改進生計的全套配置。

就是這一股榮譽感，吳恭助不願意輸給西方人，讓吉里巴斯農業環保部長Tetabo Nakara豎起大拇指：「台灣技術團非常成功，因為在他們來之前，我們原本只靠椰子樹液、魚，現在我們可以靠蔬菜」。

要種多少菜，得培育多少土、得澆多少水？

蔬菜種在家鄉以外，吉里巴斯，對不起，又不是個熟悉的地名，只知道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，有32個環礁及一個珊瑚島，2003年與台灣建交、跟中共斷交，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少數的一大勝利，輕輕問一聲，「吳恭助，建交的功勞，有您一份吧？！」

問得輕巧，但是，怎麼做到呢？

「稍微偷懶一下，就完了，」吳恭助知道，其他國家的農業專家也有技術，但是沒有下去真正做，或是只做了一半。他是全套給它做，懂得就地取材、依照情況變化，之間嘗試許多方法。

吉里巴斯人不吃蔬菜

當地的水、土質非常差，他就想辦法一戶一戶研究，譬如這一戶，樹很多，就想適合種哪一種作物？就跟他講，你的地是什麼什麼地，適合種什麼。有時候一下雨，海水會上漲，鹽分太多，就做簡單的設施，用牛奶罐、空罐頭裝土墊高，把菜種在裡面。

他在南太平洋駐紮過幾個國家，他有經驗，曾經也做過很不好做的土壤，例如紅土，他都有失敗再重來、再重做的經驗。太陽很大，葉菜類要陽光，又怕太陽太強，就地取材，拿椰子樹的樹葉給菜遮蔽起來、簡易的遮蔭，需要動腦筋、需要動手、需要勤奮。

這個方法，曾經讓南太平洋的農業雜誌特別採訪、發表。「當時沒有人這樣做，我會想一些奇奇怪怪的。我想我們用這種方法育苗，也可以用這個方法種菜。」吳恭助的創新，「Home Garden」讓台灣的農技團，得到南太平洋區域的國家競賽冠軍，得了獎金50萬澳幣。

說起來，為著台灣的榮譽，派駐在外，大家都各顯神通，吳太太提起現任非洲司司長陳士良，當時是駐吉里巴斯的大使，是吳恭助的長官，陳太太每個月辦兩、三次烹飪班，用吳恭助種出來的蔬菜，教吉里巴斯人煮中國菜。當場示範：蕃茄炒蛋、黃瓜涼拌，大白菜可以炒、也可以涼拌。吳恭助生產的菜，每一種都教。過去不論菜多長，吉里巴斯人不切，整根用水煮，直接拿來啃，當然很不好吃，也就沒有興趣吃蔬菜。

就是這一股榮譽感，吳恭助不願意輸給西方人，讓吉里巴斯農業環保部長Tetabo Nakara豎起大拇指：「台灣技術團非常成功，因為在他們來之前，我們原本只靠椰子樹液、魚，現在我們可以靠蔬菜。」

現在，種青椒，就教青椒炒牛肉，「農場生產什麼，我們就教什麼。島上幾乎全部都開始吃青菜了。」農技團開放攜眷，吳太太開始跟著丈夫出塞，在吉里巴斯，也幫著教烹飪。

問起吳恭助，種地之外，休息時間怎麼打發？一個人怎麼過日子？他照例淡淡地說：「下班以後，就是喝茶、看看連續劇，沒事做，就坐在那裡發呆。」

可是發呆的時間，根本少之又少，吳太太不知是疼惜，還是埋怨：「他一年365天，除了晚上看不見，都在田裡走走、摸摸。連跟我在一起的時間，都很少。」

沒有地的「老農民」

在印尼的時候，禮拜六、禮拜天放假，吳恭助也會去田裡，離家很遠，他也會去看一看，拔拔草、鋤鋤土。

閒不住的作農人，對他，到處都有可以栽種的田地。1984年，吳恭助奉命到索羅門去「開團」，開團就是「此去無故人」之意。第一個打先鋒，連種菜的地，都得自己去找來，「我當了半年沒地的老農民，怎麼也找不到地，好可憐。」

土地，遲早會呼喚一顆「農魂」的心。

他打量起宿舍周圍的空地，小小的，種一點菜，蕃茄兩個半月就長出來，外面人就來看，蔬菜更快，2個月一定長出來，有的6個禮拜就可以收成。我們的駐外大使就請索羅門的部長來看，一看就高興了，因為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種蔬菜，很多土地就跟著來了，很多人都來說：「我給你們地、給你們很多、很多地。」

曾經在賴索托，生了一場很大的大病，吳恭助考慮要回台灣來上班。回來了，在台大上了半年班，但還是希望待在國外，之後就



我駐斐濟農團技師指導斐方人員進行開山機之履帶換新工作。



2007年吉里巴斯養豬先鋒計畫訓練班結業典禮。



家庭式圓瓜果結石榮榮讓農民笑顏逐開。



吳恭助在吉里巴斯教導農民蔬菜定植。

又出去，一直幹到65歲退休。

問起38年前，26歲的吳恭助踏上遠征的航班，年輕的吳太太隻身帶著孩子，是什麼讓他們忍住離別之苦？

古意人，不打誑語，沒有說一堆「愛國」、「報效」的廢話，直接把你帶回60年代，台灣只有一支「少棒隊」跟一個「農耕隊」，會讓人躲在棉被裡，暗自驕傲的貧瘠歲月。

「200塊美金呢！那時候一般人薪水只有幾十元台幣，農耕隊一個月就200美金！」說起當時豐厚的「派外費」，吳恭助的眼睛還是會閃出亮光，像一個孩子，期待一個特別大的獎賞。

200塊美金，並不是讓一個天生會種田的孩子，拿去買玩具、糖果的。身為家裡的老大，上面是父母、祖父母，下面有兩個弟弟、一個妹妹，每個人都靠他過活，「發給吳太太75塊當安家費，



印尼是農技生涯中，離家最近的一站，工作重點是「產」與「銷」。

125塊我留在那裡，大概每個月花掉20塊的飯錢，還會留100塊，到最後再帶回來。有時候，會寄回來，兩、三個月寄一次。」

帶回來的錢，存起來，「那時候心裡的想法，是大家爲了生活，就忍耐一下，沒想到他走上癮了，就一直走到現在。」丈夫長年不在家，吳太太自己激

勵自己：「要存錢、要存錢。目標在那裡，想說，我再忍一天，就可以多存一點錢，我就可以離我想買房子的計畫近一點，有時候，非常不能熬的時候，就用這一點，用這樣的意志力在堅持。」

南太平洋上，一個孩子也叫「吳恭助」

從以前的「中非會」，到後來的「國合會」，吳恭助得了4次獎，隨手擺放的獎狀，看得出來榮譽主要是放在心底的。38年外派的結束，再多的篇幅，也說不盡其間揚起的塵埃。但是，一切的光環，大概都比不上吉里巴斯，有一個農民的奶奶，登門拜訪，她說自己的孫子要取名，可不可以叫「吳恭助」？

今天，遠在太平洋小島上，有一個黑黑、小小的男孩，也叫吳恭助。

我笑了，恭喜吳恭助比王永慶還要「偉大」，因為王永慶在美國投資設廠，讓很多人得以就業，德州政府開了一條新馬路，就叫它「王永慶街」。

台灣的吳恭助，到世界的另一端，教人耕地、種菜，爲了感謝他，也有一個人，就叫做「吳恭助」。（蕭曼）

吉里巴斯共和國

(Republic of Kiribati)



吉里巴斯的建國發源地來自於3,000年前就有人類定居的吉爾伯特群島，1892年吉爾伯特群島成為英國保護地，1916年再成為英國殖民地。二次世界大戰時曾遭日本佔領，戰後回歸英國統治，1979年7月脫離英國獨立，改稱吉里巴斯共和國，吉國首都為塔拉瓦（Tarawa），人口約10.5萬人，其中52%的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、40%為新教徒。

吉里巴斯位於中南太平洋，國際換日線通過其中，面積僅811平方公里，屬熱帶海洋性氣候。其所屬島嶼東西跨越數千公里，範圍包含東西南北四半球，是世界上唯一跨越四個半球的國家；其中的萊恩群島是全球唯一使用UTC+14時區的地方，因此吉里巴斯成為全球最早開始新的一天的國家。

吉國擁有355萬平方公里之廣大專屬經濟海域，漁業資源豐富，是財政的主要基石。吉國還盛產椰子、麵包果及林投果等可食用之植物果實。

